

近距离看美国社会：

石河镇田野作业笔记·预调查篇(下)

[文章编号] 1001-5558(2008)02-0064-10

● 高丙中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E

10月27日星期六

早上吃过早餐，大卫在院子里高兴地大叫，叫大家去看歇在树上的一只鹰。我拍了好多照片。

今天是本镇的历史遗产一日游。那座还响着钟声的教堂，修建于1901年，而修建的教会创立于1861年。去年新修了一片教堂附属的部分，与原来的老建筑很协调。教会向公众展示自己的历史文物，教会的自愿者很客气地接待参观者，还有免费的食物吃。教堂是那种宏伟的哥特式建筑，里面的管风琴非常大，有两层楼高。一位名为凯瑟琳的女士在旁边，说自己在这里弹琴已经四十多年了。（结婚之前就开始在弹，现在结婚已经四十年了。）我试探着说，要是能够听听这个庞然大物的声音就好了。她说，当然可以，就坐下来换鞋，她专门弹琴的鞋都破损了。这种管风琴似乎用脚比用手还多。晚上与凯蒂的朋友聊天说起，他说他的妹妹学过。他们家父母有管风琴，可是妹妹学了一年就坚持不了，后来几个兄弟姊妹谁也不要这架琴。现在弹得好的人越来越少，教堂都用钢琴、电子琴了，或者就放音乐。

我们也顺便参观了教堂的附小，校长亲自在门口迎候访客。学校大概十六人一个班，有科技教学室，有很好的体育训练厅。

我们然后去参观水塔，它和教堂是同一年建的。历史简介中说，居民提出建水塔，镇长认为花钱太多，不答应，几位商人出面要求公投，结果通过了，镇上就花钱兴建。之前有过火灾，人们认为如果有水塔，火灾的损失就少得多。这些都有当时报纸的报道资料。

最后参观博物馆。今天正好是它的50年庆典，来的人还有“生日蛋糕”吃。博物馆主要展示牧业、奶业的工具、制作传统，也收藏了本地的报纸。这些对于我做系统的调查研究都很有用。博物馆的建设和维护都是靠镇里人的捐款，一些人不要把遗产给自家孩子，宁愿立遗嘱把钱捐给博物馆。

下午晚些时候到格热格家，准备参加晚上的聚会。他妻子凯蒂是石河镇一所小学的教师，大女儿艾碧在念中学，小女儿丽碧在念小学。客人大概有三十人，看房子周围停的十多辆车，上十辆都是Van。

西北民族研究

2008年第2期(总第57期)

N W Ethno National Studies

2008 No. 2(Total No. 57)



他们有些是亲戚，也有的是朋友，大都是一个教会的。我询问是什么由头聚会，主人说是因为秋季要完了，所以要庆祝，意思是过秋节。

等梯奇带着儿子大卫来后，我赶忙和大卫去树林，我要补照一些照片，那天和格热格到树林里没有带照相机。这天天空晴朗，正是夕阳斜照的时分，栗树、枫树等组成的混合林里，本来就是色彩斑斓，夕阳的光柱从树干的空隙照射下来，余晖扩散到杂色的叶片上，加上地面积累了几十天的落叶带给人的触觉和饱和的色感，更有高远的蓝天的笼罩，我情不自禁地一阵狂拍。我和大卫分别给对方留下了与浓墨重彩的秋色的合影，然后，我们爬上高台，又拍了一组照片，总算是弥补了先前的遗珠之憾。

到5点钟，客人来了二十来个。主人安排大家玩“道路拉力赛”（road rally）。客人分成五个组，每组开一辆车，按照指南前进。指南中镶嵌着五个需要在路边找到的目标，找到了相应的目标才知道是朝哪个方向继续前进，错过了目标，就错过了转向的时机。这个游戏还是锻炼怎样有效率地做出决定：小组成员要商量是否应该转弯，是否需要回头重新寻找特定的目标。因为各组是比回来的时间，所以在快速前进与仔细寻找之间就构成了紧张关系。主人一个组一个组地告知游戏规则，并提供自己设计的指南（每个组都不一样）。每个组分别出发（因为是分开计时，出发的先后没有关系），我的感觉是一路狂奔，算下来至少跑了20英里。美国的道路是真发达，这么一个乡村地方，公路网这么复杂。我们一路上在多条高速公路、各种地方道路之间穿来穿去，除了竞赛的紧张与成功的喜悦，夕阳下的美景也赏心悦目。

游戏回来，人也到齐了，大家就排队吃自助餐。这时的规则是小孩优先。腊梅和格热格姐弟的母亲也来了，她有67岁，有六个孩子，一女五儿，腊梅是老大，50岁。她很年青就开始生育孩子了，丈夫在15年前去世。大家取到食品，就三三两两地聚成一波，边吃边聊。

饭后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甜点制作。这种甜点叫caramel apple，是糖浆裹苹果，做法类似北京的糖葫芦。现场把牛奶、奶酪、奶油、黄油和糖搅拌在一起煮开，盛起来，把苹果蘸进去，再蘸上混在一起的多种坚果颗粒。腊梅说，不知为什么，只是这个季节做，其他时候没有。孩子们在奶奶的帮助下，边做边吃，手上脸上沾得都是，个个欢天喜地。

吃过了，聊过了，格热格开他家的大型拖拉机带大家到树林里巡游，称为hill ride。大家围坐在码在拖拉机上的草垛上，一会儿沉默看夜景，一会儿合唱取乐。车行一圈回来，一些人余兴未了，又接二连三步行到树林中的开阔地，玩游戏duck duck ghost，就是各自躲藏起来，想法接近别人而不让别人知晓，以便突然出来吓唬对方。再后来，大家齐集在高台下，玩管风琴游戏：大家排队一个接一个高喊，一个比一个发出更高的音。大人小孩在游戏中都挺配合，小孩子和五六十岁的人在一起玩，玩得都挺开心。

我爬上高塔，再过一次瘾，享受月光下不一样的想象空间。此时天空夜色如黛，一轮明月已经升起。近处草地上的月华有颇为清晰的浮动感，稍远处的树影一幢一幢，黑森森的，东方再远处就是明月荡漾开来的乳白，由黛夜衬托着。今天是阴历十七，月亮并不算残缺。这时候强烈地感到，即使是在美国，有户外夜生活的话，有阴历和阴历的意识还是很有用的。

回到房子边的大草坪，已经有人生起了篝火。很好的木头，有的像枕木，被高高地架在一起燃烧。梯奇说，这样玩火叫bonfire，必须烧一大堆木头才算名副其实。我说，在北京，这堆木头至少要花200美元。我事后琢磨，这晚烧掉的木头要值4000元人民币。

今天搞清楚了，那个自愿者盖房子的非营利组织叫habitant for humanity，有网站可以查询。

10月28日星期日

早晨醒来，想了一会儿涂尔干。宗教是人们聚在一起成为“社会”的理由，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讲的就是这个事实。社会以初级的形式出现（萌芽阶段），需要分化、专门化（卢曼），就积累抽象的方面，超直观、超日常经验、超直接功利的东西就是“文化”这个概念包含的内容，宗教是其中的系统化、组织化的专门领域，它的形成就与社会的稳定及其连续成为同步的、并肩或一体两面的。但是“社会”还在继续专门化，还有不断繁殖的社会部门。但是这些都不会改变在发生学以及现实功能上的判断：宗教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

有的人不信宗教或声称不信宗教，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社会，你承认在你心中，就可能在；认为不在，不一定在也不一定不在。但是，你不宜说别人的宗教的真假问题。你没有办法说别人的宗教是假的，因为作为社会事实，它真的存在。旅游的理由是类似的：知道或者不知道景点是人造的（即一些人所谓“假”的），都会人去。不管用“真”来衡量什么是值，人们都会去旅游，那是因为人们需要旅

游本身，而景点的真假问题是一个次要问题。

上午去社区教会，碰见杰恩。他曾经在美国服役，1945年从天津的塘沽港进入中国，他们的一项责任是运送日本战俘。那时他17岁，此后再没有去过中国。他知道Peking（北平），也知道后来改为北京。他主动邀请我到他所在的研讨班，随后一起参加弥撒，又约我下午到威斯康星大学白水校区（Whitewater）见中国来的学者。

教堂让一些人具有艺术和表演才能，让一般人能够真诚表达自己。牧师和教师的演讲都很激动，热情洋溢。现在中国还真的很少热情发表意见的场合。一个社会保持热情不是容易的。

从教堂出来，我随腊梅和梯奇到医院看朋友（梯奇学校的同事），她的手的肌肉麻痹了。医院入门处像高级宾馆的大堂。病友是两人一间或一人一间，有个人的电视（双人室有两台），有卫生间。医院的设施很好，近似费孝通先生住的北京医院的住房条件。餐馆、咖啡厅、会客室、护理在场服务的餐厅，都有很好的设备。医院里布置出了浓厚的万圣节气氛，碰见两拨打扮着万圣节服装的大人小孩来医院看望家人朋友。

我们从医院出来就往米尔斯湖开车，走15英里到了一家叫“明苑”的中餐馆吃午饭。我们点了左宗棠鸡（General Tso's Chicken，裹面粉炸，再用调料烹）、牛肉粉、猪肉蔬菜。这里同时还提供自助餐，安娜不愿意等，就自己去吃自助餐。我们饭后一起去浏览湖景，湖水很好，周边有芝加哥的一些有钱人在这里买的房子。腊梅说，他们小时候常常来这里游泳。

这个周末是本地的手工技艺开放日，我们拿着广告地址去找工艺作坊参观，先后看了木工作坊和编织作坊。樱桃木很漂亮，纹路清晰，木质靓丽，一个茶几500美元，一张床1300美元。编织的藤条是从亚洲进口的，编织的图案有印第安人陶器图文。这是一种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本地工艺。这两个作坊都有不少人，有点心、饮料提供。

木工作坊是几个人合伙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成员是腊梅中学的同学。他们的手艺不是从自己的父亲那里学来的。一个木匠（艺人）说，自己不喜欢上数学之类的课程，但是对学校的手工课感兴趣。学校的这种教育使自己能够一边干活，一边磨炼，从各种途径学习技术和设计，有市场之后就专门作为职业发展起来了。手艺在本地传承，手艺人被本地人承认为地方艺人，至于各种因素的来源，当然不是单纯的，这可以和节日的传承相比较。节日的传承也都在变化，相当多的人形成节日义务观念就好了，不在于迂腐的学者来认定有多少“过去的”要素。

去这餐饭和这两场参观，加上昨天的Road Rally，把这周围的乡村都跑了一遍。农村与城市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这是美国社会平衡发展的方面。中国社会的城乡差别是太远了，不仅在于设施的悬殊，更在于人们对待二者的基本观念的差别。就此而论，我们现在对发达国家的社会实证研究正当其时。

万圣节本来是晚上的节庆活动，这一带的万圣节原来也是常见的那样。在前一些年，有人提出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把活动提前到下午。经过公众辩论，大家达成了共识，就形成了在下午和傍晚让孩子们玩Trick or treat（表演游戏或者给糖）的习惯。小男孩装扮成王子或鬼怪，女孩打扮为公主或各种动物、精灵，大小孩子或结伴或在大人的陪伴（很小的儿童）下挨家讨糖果。一些人家把糖果摆在屋前，等孩子们来讨要。孩子只需要说“trick or treat”，就理所当然地得到糖果，如果嫌给得少了，还继续索要。梯奇自己在理智上是不支持万圣节习俗的，但是他们家也准备糖果供邻里孩子的讨要。

格热格的妻子和岳母带着两个女儿一起来梯奇家。腊梅给两个孩子一人一份糖。外婆说，小时候住在乡下，在万圣节玩一些游戏，但是因为户与户之间离得远，也没有现在这样方便的交通工具，没有挨家讨糖的习惯。我问丽碧，卡通扮相的服装是可以几年的吗？她说每年扮相都不一样的。小孩子（兄弟姐妹之间）有竞争的意味，所以有动力讨更多的糖，大人会尽力提供他们竞争的条件。

这里清楚地显示，节日是一种义务，是每个置身其中的人的文化义务。面临节日，面对他人的预期，一个人最好按部就班，举止如仪。节日，是与他人有约，与文化有约，我想用“礼仪义务”或更广泛的“文化义务”来概括。美国公众也都知道，一个孩子讨一篮子糖，吃起来也是有弊的，但是，公众形成了文化义务的意识，有一些“代价”也是必须接受的。当然，在技术上，也是可以改进的，实际上我们从这里的万圣节的时间安排上也看到，改进确实在进行。人们有文化义务，才能形成社会共同体，也恰恰是文化义务见证着社会共同体。人们在义务前提下，再做个人的自由发挥。

杰恩下午5点半来梯奇家，接上我去白水市。路过他出生的房子（他祖母早就已经卖给别人了），请主人允许我们拍照片。他请我把照片寄给他，他好把照片寄给在加州的子女和孙子做纪念。我们一起参加了白水的一场教堂演讲，然后见到1986年从河北来的李老师，结伴去附近的林达家打牌。林达在



45到50岁之间，和儿子、女儿加老母住在这里，她全家在五年前从密苏里完全搬来。他们以同一教堂的教友为基础形成了社交圈子，每周日晚，这些人聚在一起打牌，打的是“对子和顺子”（books and runs）。几个“玩手”都行，很灵活。我混迹其中，很快就学会了。大家都很友好，主要是聚在一起好玩，没有很强的竞争心。他们是很随便的一家人。儿子今天生日，15岁，很高，来打牌的七个人都没有走过去和他家里人一起给他唱《祝你生日快乐》，他倒是把生日蛋糕端给每一个人。这家没有男主人住在一起。

10月29日星期一

我在大学是年级诗社的成员，但是大学毕业之后就很少弄诗句，30岁之后就绝对没有攒过长短句。没有想到，这次在美国做调查，唤起了写韵语的冲动，录此为证：

湖滨红房子

夕阳把全部的血色 传递给婆娑的秋叶 又从秋叶迭次溢出 滑落下来使水面不再晦涩
水鸟激动着俯冲又跃起 尽享蓝天和碧水的澄澈 夕阳和水鸟结伴飞过 感触到窗内眼睛的热切
水鸟流连着，缠绵着 红房子渐渐地隐入黑夜

在美国前前后后生活过两年多，这次把美国社会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才思考美国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我在这次为时不长的预调查期间深切地感到，美国在文化上是一个农牧业社会、基督教社会，尽管处在人类物质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前列。它的工业发展是为农牧业文化安置了更便利的条件。

文化是社会的可能性，这是我们这种学者能够做研究的。社会上什么都在发生，但是表述出来，抽象出来，成为后续、他人的选择，才是文化。文化讲的可能性是按照现有价值推导，具有正当性的东西。社会是已经发生各种现象的场所，有具有文化性的，有转瞬即逝的，有反复发生也留不下的。

生产文化与知识生产的公共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杰恩是一个很热心的老人，79岁了，开着车满世界跑，他去加州看望儿女是自己一人开车来回的。现在，看样子他要把在1945年离开“塘沽”、“北平”以来集聚的对于中国的热心都用在身上。他已经和我约好了一系列的活动。今天早上，他9点半来接我，一起访问70多岁的老夫妇巴里和珂丽。珂丽对媳妇很满意，她说，就像上帝又给了一个女儿一样。他们都以极大的热情传教。他们对中国产品在世界的推销有议论，说影响了美国的工人。我当了一次说客，说中国工人其实没有赚什么钱，政府得到一些税收，主要是跨国公司得到丰厚利润。我也讲到中国的留守儿童和儿子媳妇顾不了老人的状况。相比之下，他们自己觉到自己生活太优厚了。

杰恩驾车和我在12点出发，到附近的高尔夫乡村俱乐部。这是18洞的高尔夫球场，会员费一年1300美元，带客人一次36美元。相约而来的还有中学退休教师格伦、医生理查德和牧师丹尼尔。杰恩、中学老师、医生有会员卡，牧师和我是客人。高尔夫球场的最后一洞处于景色最好的地段。可惜相机的电池又没有电了，真是遗憾呀！相邻的湖景很漂亮，完全没有树叶的满树红果，一串一串的，特别诱人。他们说，要是下雪了，这些红果显得更漂亮。

杰恩说他靠一个月900美元的养老金生活，住在教会朋友提供的活动房屋里（trailer），有卫生间，有电话，只是象征性地要他每月付40美元。就是这种经济基础，他还能够花1000多美元做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中午他提议我们一起到麦当劳吃1美元的鸡肉汉堡（chicken burger），我请他，他很感谢。他载着我到处跑，油钱花了不少，应该是我感谢他。

在回去的路边，看见大卫和他的表弟一起在马路边骑小自行车玩，玩各种难度动作。美国人家的车库里都挂着一堆或一排自行车，各种各样的，但是通常并不用自行车出行，只是用作锻炼和玩耍。

10月30日星期二

无用，兴趣，由此派生个人性、创新性，支撑个人幸福感；再衍生人气、人性，支持“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让许多无用的东西有意义，例如装饰、礼物的个人情谊、儿童节日装扮的个人特色认知。也许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化的价值让我们用“无用”的概念来看他们。“有用”，再窄化为“实用”，我们在近代以来滋生或膨胀了这个分量畸重的范畴。我们送礼物一定要送实用的东西。我们以用为中心，以用的高峰价值为中心，如对垃圾的不正确观念，对老人的使用与不使用的观念。在美国家庭的装饰中，别人家的老照片照样挂着，别人的老家具，自己住进来还留一些。梯奇家搬进这个房子一年多，我问他是否重新装修，他说，没有改变什么，连卫生间都完全是原来的。在这里，随便一问就是100年

的房子，外观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它们都有了自己的历史，除了“实用”之外还有别的，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别人的在场。

要修理（而不是重新装修）明显破损的门廊，下午与梯奇一起到 Janesville 买替换用的楼板。“旧”不是问题，但是“破”还是问题。我们先后到 Farm & Fleet、Home Depot 等选购，Hardware 部分的工具真是琳琅满目。看见美国人的新式壁炉，是模拟火炉的电炉或煤气炉，小的 70~90 美元，大的 320 美元。我们随后又去了沃尔玛（Walmart）。梯奇打电话给住在这个城市的岳母，意思是想去拜访或吃点东西，到中午了嘛。岳母说房子里太乱（mess），来客人会尴尬。我们就到快餐店吃点东西，再赶回去，很快就一起把木板安装好了。他们家地下室的工具真多，真全。我们失去了在家动手的兴趣和条件，工具是一个技术性的因素。

晚上在家里吃饭，有泰国饭、芦笋、菜花、小西红柿、面包（夹了奶酪）、鱼沙拉，喝的有牛奶、酸奶，不像昨天一人一大块烤肉（至少二两）。

晚上 6 点半到马克（五十多岁，维修工）家学习《圣经》，讨论 Matthew 第七章，主题是 judgment（评判），有上周轮到梯奇家的时候参加过的内森（三十来岁，在一个公司工作）、罗杰（六十五岁以上，已经退休）、梯奇和我，还有一个人临时没有来。他们像兄弟一样。这次轮到罗杰为大家准备，做主要的发言，他进行了资料和阅读的准备。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劳动者，在休息时间，自愿组成学习组，结合《圣经》讨论人生。他们平等讨论，自由发言，很有礼貌，很有章法。这种能力与习惯广泛地落在社会成员身上，对于一个社会很重要。

马克的小儿子在外州，最近有麻烦，马克刚去探望过他。马克说，这个章节对他很及时，总的体会是，生活中不判断并非不关心。讨论下个月的学习时间和地点安排可费劲了，因为或有人出差，或有人打工，要协调。不过，大家最后还是皆大欢喜地安排下来。

他们的学习参考书是：Be Loyal: Following the King of Kings, by Warren W. Wiersbe, 1980, Colorado Springs: SP Publications, Inc. 他们今天的主要参考提示是：Session 6 “The King’s Principles: True Judgment”。^① 也不知道大学里的“席明纳”研讨形式是来自《圣经》学习的讨论形式，还是学术形式往下扩散到普通人的生活之中。

明天要去本镇的两个学校与孩子们见面，接受孩子们的提问。梯奇已经把部分孩子的问题集中起来了，有问家庭的，有问中国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吃螃蟹”。

10月31日星期三

听说杰恩今天7点半就打电话来，要接我去看奶牛场。他弄混了，我们是约的周四去。

几乎见了梯奇学校的所有学生，幼儿园大概10个学生，小学低年级9个，高年级4个。孩子们提问最多的是中国的饮食、服装、音乐，再就是长城。学生都很有礼貌，很讲规则，积极举手，被点到者发言，其他人会安静地倾听，再找机会举手。他们小小年纪，就有很浓的诘问风气。

中间的休息时间去学校边的生态公园。公园由县里负责，包括三块湿地，一些灌木丛，一些蒿子地、芦苇地，一片相连的杂树林（栗树、松树等杂树）。下午去访问另一所小学，该校也在马路对面保有一块湿地，作为自然课的实验地，真是了得！让一些地方处于自然状态，但是被纳入公园的人工总体安排。即使是在这个自然的生态公园，人行道还是收拾得很好（很人工）。生态保护，意味着总要有些地方不直接使用它，也意味着把特定的“自然（状态）”置于人工的框架内，而不是让自然是自然状态。

^① 这种学习辅导资料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思考题，它们是：1. Why do Christians need to judge themselves? 2. The view of many “religious” people is that none of us has any right to judge other people. Do you agree? Why or why not? 3. How could spiritual self examination or judgment be bad when misused? 4. Why does the golden Rule have to do with judging others? 5. How do “cost” and “life change” tell us if a person is truly a child of God? 6. What kind of fruit does a true Christian produce? 7. The final test of our lives is not what we think of ourselves or what others think of us. What is the final test? 8. What is the true test of a Christian’s faith? 9. Why is it so important for us to both hear and do God’s words? 10. How is the story of the wise and foolish builders a good picture of the Church today?



下午到培迪学校，由校长接待。看名片，校长是博士。他介绍学校情况，引导参观，最后把我送到学校的室外艺术雕塑处。学校图书馆有家长捐献的标本，校长自己旅行开车撞死一个獾熊，也请人做成标本放在这里。标本还都是成套的（捕鱼的动物会配一条鱼的标本）。陪我的腊梅说，这里的学校比加州的要好，教学水平也更高。在初中，学生就选修不同的课程，没有固定的同班同学，同年龄的孩子根据不同的选课组合和学习进度进不同的课堂。昨天莉萨（四十多岁）说，她念中学之前很久，学校就没有固定教室的同学概念，学生都是分头跑不同的教室。有专门做科学实验的教室。小学没有专门的手工（如木工）作坊，说是初中才有，高中才教得很复杂，毕业设计可能是件了不起的工艺品。

晚上去 Shopok 买东西，然后和梯奇、格热格一起又去 Piza Villa 吃饭。老板娘康妮自己服务，她曾经随父母在日本呆过八年。他们点了 Deeply fried cheese，说是威斯康星的特色食品。梯奇和格热格谈论着一个亲戚吸毒的麻烦。他们开始还会关心他，觉得无可救药之后就不让来自己家了。格热格说很多美国人没有坐过飞机，甚至都没有出过州，满世界跑的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并不大。饭后我们回到梯奇家一起打乒乓球。这成为他们喜欢我的一个理由。

11月1日星期四

早晨和杰恩一起去参观牛奶厂。牛奶厂干活的都是墨西哥来的讲西班牙语工人，都很友好，很耐心（也因为他们的英语不好，要确认没有搞错就得耐心）。650头奶牛，一头每天平均产95磅奶。奶牛吃粉碎的玉米秆、豆秆和配料的混合饲料。每头牛都在腿上绑了数据器，按一下接收器，就知道牛的编号、状态、牛奶产量。两岁的牛已经很能够产奶，有到十岁还很能够产奶的。自动挤奶器在奶流量不大的时候就自动停止（不能让挤尽才停止），下面有一个压力泵监控。附近就有在草场放牧的奶牛。我问，在他们看来，是否两种奶是一样的。杰恩说牛奶就是牛奶，应该是一样的。工人说，草场上的奶牛产的是 organic，当然不一样。反正他们不喝自己生产出来的奶。

杰恩说这些墨西哥移民来，对我们的社会造成很多问题。他们不缴税，不买医疗保险，有病跑急诊，也不付费，他们把收入全部汇给墨西哥。这都是民主党闹的，我是保守的，是共和党人。我们分两边，我们是 the light side, they are the dark side。我说，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光明面，你们是黑暗面。他说，可能是这样。中午吃饭的时候，杰瑞问我是否喜欢布什。我说，很多中国人认为与布什竞争的戈尔会是一位更好的总统。他说，布什尽说谎，靠说谎开战，下次大选会投希拉里。他们两位老人的立场完全相反。

中午按照预约到公理教第一教会吃饭，一个人2.75美元。这是主要为老龄市民提供的服务，但是按照规定可以带客人，只要预约就行。杰恩要帮我一起付，我抢着一起付饭钱，让他出了两个25分的硬币。他也很乐意如此，并表示感谢。吃饭的有4个男子，大概14个妇女。大家差不多后来说不多话，就开始排队领食品，土豆泥，酸酸的红白菜沙拉，面包，火鸡块，另有饮料，应该是价廉物美。这算是教会的敬老项目，让老人有饭吃，又有聚会的机会。其中一位男子已经97岁，他说他在上世纪70年代乘马车游过半个美国。吃完，有人自愿收拾餐具、桌椅，应该是恢复教堂餐厅的原样，大家就分别离开了。

教堂里很多地方摆着玉米、南瓜（各种颜色，各种大小），还有可能是保护庄稼的布扎“稻草人”。外面到处是这样，连教堂里都是农业丰收的图案（景象）。

饭后，杰恩要去打高尔夫，说是球场快关闭过冬了。我和皮尔斯太太说上话，坐她的车到她女儿的茶馆参观。茶装饰很用心，很讲究细节，每个小桌子的周围布置都不同。她有三十多顶各式帽子，摆了一个过厅。她说，她开这个茶馆两年了。

我从茶馆出来，这么些天到现在才有机会一个人在石河镇的街巷及其周边闲逛。我主要是看万圣节的室外布置。我先是在 Grant Street 拍照，再到河边拍，然后在 Riverside Dr 拍。一群小孩在便道（Trail）玩自行车，主动向我提出想拍照，我答应把照片传给他们的电子邮件地址。他们告诉我，两年多前，石河镇把多年废弃的铁道改造成 Trail，供人们休闲用，主要是供自行车运动、散步。

石河两岸治理得很好，岸边的树都是很老的树。河边上有的人家退后很远，有很大一片草地。有的人家在河边还有码头，供船停靠。记得小时候，富水两岸也有很多大树，现在都没有了（一切有用的都被用了）。我回去应该向富水镇人展示这里的情境。我知道，富水镇人对富水作为人居环境的观念的改变虽然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但是希望后来总有这一天。如果这几年有机会，我来做一个双镇纪事的 research，应该有一些意思。

我4点半回到梯奇家，他正在清洗门廊，准备明天刷油漆。我拍了几张我住的房间的窗前景致，做

纪念吧。

吃晚饭时格热格和女儿丽碧过来串门。格热格说，共和党是用未来满足你一切需要的承诺换取你现在的放弃和服从，民主党也是学着这样做。他们说要照顾老人、儿童，就征税，让自己有更大的支配权。

饭后我们去打乒乓球。双打，是各人接落在自己这边的球，不是两人轮着接球。他们也乐意按照“中国方式”（其实是国际方式，但是他们认为是中国方式：一方面是因为乒乓球以中国为主的印象，二方面是我在这里代表的是中国）玩一会儿。

11月2日星期五

一般印象里，美国是大都市，中国是大农村。从实际景观上看，中国才是都市社会为中心的，美国却是农村社会为中心的。在空间安排上，农村的象征要素在美国的人居环境的布置中占据着主导的位置。从文化上说，美国有城市和郊区两个生活范畴，但是在文化价值上，即使是城市生活，也以郊区价值为参照（美国社会总在表达小城镇价值失落的遗憾），这些价值即使在社会中有所淡化，在价值观的尺度上还是居于高高的位置。中国是城市生活的价值所主导的，农村的原有物尽管存在，也没有持续的价值，按照我们习惯的表述，这些价值最好尽快被改变、放弃，因为它们被认定“实际上”没有什么价值。

为什么“社会（性）”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我们目睹着中国近代的文化决裂所造成的内部区隔与因为教育和城乡区隔造成的个人先赋的人格不平等等问题，社会斗争造成的今后可持续发展问题（社会的有机团结问题）。近代要成就民族（抽象的大共同体），而牺牲个人身处其中的日常经验社会，造成普遍的个人独立人格问题（因为许多人生而所习的文化在他出生之前就被否定了，而可悲的是他还得在这种文化中养成）。

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社会（性）”？如何达成有效的“社会（性）”？我们要认真看待原初经验，重视从小所习惯的团体、组织形式对于个人一生的意义。亲戚、同学、老乡、战友、宗族，在沟通效率和情感体验上胜于后来大社会的组织。西方人在幼小时候的教会经验对于他们以后与异地的教会教友真诚交往起着投射、转换的作用。在中国的知识表述中，个人原初经验和工作经验之间是断裂的。文化价值上，尽管有的人会把原初经验创造性地运用在后来，但是表面上、官样文章上是要分开的、割裂的。我们要思考解决的是：在既成现实上，让尽可能多的原初经验正当化，如宗教的、家族的、乡谊的、同学的；让青少年在成长中正面接触、认识各种本土组织，这一方面作为个人经验是对他人经验的认识和今后容忍他人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建立自己的历史的多种认识角度。

对传统的价值从来没有人结合生活现实说明白。做社会研究的人不熟悉传统，或者没有到能够积极看待传统的时候。做文本研究的人能够有潜力论证文本，但是不知道如何与“社会”衔接。他们也用“社会”，但是那个社会是抽象地悬在空中的，有时候是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子、投射。

我们要认真看待日常生活与主体性对于团体社会活动的重要性。社会生活，必须有他人在场，相互确认。认识这一点，对于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我们有太多书本演绎的随意性，“他人”不在场而进行关于他人和关于我们大家的表述造成不知不觉的严重“社会”问题，如把“民间”、“民间社会”当作对象化的“他者”的各种表述所诉诸的社会政治运动所造成的问题。“他人”没有经过转化为“我们”的社会历程，却被武断地纳入“我们”而限制了他们在生活行为上不成为“我们”的正当性，这是学者经常在不知不觉行使的符号暴力。

我上午去博物馆，先拜见业务主管苏和馆长卡仁。我浏览了馆里的收藏，它们以实物为主，衣服特别多，再就是家具、工具，还有一台织布机，看起来与中国的差不多。该馆还收藏有文书（书信）、报纸。还有考古发掘的玉、石装饰品和用品，这些东西当然是印第安人的。镇馆之宝是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的草稿。

系统的展览是以奶牛养殖和牛奶生产的传统程序为重点，专门劈有 National Dairy Shrine 的展区。其中，多个州的多种奶牛的年度评比优胜者、裁判和被选中的牛都有名字有照片，展区挂满了各种证书、奖牌、裁判的照片。

腊梅说这里从来就没有黑人奴隶，只有一些黑人雇工，他们是可以自由离开的。

进入时要求签名，出来时写了称赞的留言，也捐了钱。这次只是走马观花，下次来就該好好利用这里的资料，把现实生活的历史维度建立起来。

我下午帮梯奇用滚筒在门廊上刷油漆。洗滚筒时有专门一个半圆形的金属工具，可以把滚筒的纤维



(软组织)部分的油漆都挤压出来。梯奇盖油漆桶的盖，都是拿一个软的小圆锤敲打。他们很讲究工具的细分和配套。

他说，肥皂很好。我用来洗手，果然很有效，泡沫很多。

晚上7点钟，梯奇一家带我一起开车十多英里去 Buckhorn Supper Club 吃晚饭。这家店开了50年了，是家族企业。腊梅说，早听说过，但是没有来过。门口布置得和一般住家迎接万圣节是一样的，主要就是堆放着玉米秆、南瓜（各种颜色、大小、形状）。餐馆从外面看很朴素，没法和中国的比门面，但是内部布置得很雅致，而且另一面是湖景，有老橡树排在岸边，景致不俗。我点了炸的雪鱼（Cod），配烤土豆（一整个），在这之前吃了一份沙拉。（也可以选法式洋葱汤，下面是洋葱汤，上面盖一层奶酪。大卫点了这个。）腊梅说，以前天主教周五不吃肉，只能吃鱼，所以周五晚上威斯康星提供鱼是很普遍的。

回来的路上，大卫因为妈妈要他不要说什么，他说我有言论自由，宪法规定的，你不能比宪法还高。妈妈说，这对公民有效，你还不是公民。大卫说不是公民也享有言论自由，你看外国人在美国也享有。妈妈说，这个在家里不灵。

回到家里聊天，腊梅说，梯奇的父亲最讨厌克林顿，说到他的名字就急，在我们这个社会，一些人喜欢他，一些人坚决反对他。希拉里可能选不上，和奥巴马结合可能希望大一些。这里自己经营商业的多，主张独立，更多支持共和党。我们家是看情况投票，独立候选人也支持过。我们谈到“揍”孩子的议题。大卫比安娜挨打更多，都是梯奇动手。我说，中国家长有随意打孩子的传统（正当的，不打不成器）。她说，我们也打，但是不能是虐待，不能打出伤痕，那样就可能被剥夺抚养权。

腊梅还说到，安娜想在假期到国会实习，报了名，但是希望不大，因为我们也没有给本周的议员捐很多钱。

说话间，我浏览了家里的报纸。本地报纸转引一项全国调查，说在过去一周有3600万5~13岁的孩子参加了万圣节 trick or treat 活动。本地报纸在这些天登了许多万圣节化妆活动的照片和相关的报道。这份报纸对认真做田野作业是很有帮助的，以后要设法好好利用。

11月3日星期六

早晨7点半和梯奇、腊梅的弟弟杰夫一起去喝咖啡（Beauty & Bean）。杰夫年轻，玩篮球，扭伤了脚腕。梯奇在杰夫离开后，说到美国的离婚，腊梅的父亲在腊梅12岁的时候与她妈妈离婚，她像妈妈一样照顾几个弟弟，这是她的兄弟现在经常探视她家的一个原因。腊梅的最小弟弟大卫刚离婚，之前他们夫妇经营一个餐馆还不到半年。来咖啡店的人不少，杰夫几乎都认识，和他们打招呼，开玩笑。

我和梯奇说到美国的历史。梯奇特别提到，日本人以为美国人懒，懒就弱，所以敢开战，美国人一下子团结起来，结果证明很大。

然后，梯奇夫妇和我开车去参加县博物馆和威斯康星大学的考古学家联合举办的现场观摩，对象是印第安人的土丘（Indian mounds）。组织者在现场展示了一些考古文物，其中的石斧，做一件要几个月。这种土丘在湖边有上百个被确认。专家解释说，这些土丘出现在湖边，可能与印第安人相信死者从水面下到另一个世界有关联。按照这里的新法律，如果自家的土地上被发现有印第安人土丘，可以免税，但是不能改变这个地方。为了维护这些被确认的土丘，自愿者组织安排人手用手工剪草或杂树，一年两次。这需要的劳动力很多，因为不允许用机械。有的地方没有人做，都认不出了。

来参加观摩的大概有六十人。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历史有兴趣，是通过在一个较低层次对异己的空间的承认而在一个较高的层次表现对这个空间的占有和认同。“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有神奇的历史。不管它有怎样的历史，这是我们生活的空间。”这种思想方式是很有意思的，很开放，也很强势；对异己有交待，对自己也最有利。

我和梯奇在11点赶去参加 Habitat for Humanity 的自愿劳动。今天共有11个人在这里干活，胖子 Bob 负责安排。我们先签合同，主要是说已经看过劳动保护的录像，有身体伤害的话用自己的保险，而与这个非政府组织无关。再就是留下地址、联系人。

我得到的活儿先是给木板刷保护层，然后是给工具间（因为没有建车库，所以专门造了单独的一间小屋存放工具）刷灰色油漆，再就是把锯下的树枝搬运到一起，生火烧掉。这次生火很不容易，因为风大，很有挑战性，也好玩。

房子的居住主人也在这里干活，我问他一些问题。这个房子共计10万美元，先由非政府组织 Habitat for Humanity 拥有，他每月付500美元的份子钱，过20年就从该组织获得完全产权。这是不用

付贷款利息的。第一年不用付任何钱,第二年的房产税由该组织付,然后就正式由他负担,他现在每月要付700美元的房租。算下来还是参与这个项目更合算。

来当义工的是周边的人,一般都互不认识。他们见面后都会相互介绍,立即就能够相互配合,协作完成任务。有一个人还带着全套的工具来,他说他用自己的工具更顺手。午饭很简单,饭前还祈祷。实质上说,一些人愿意捐款做慈善事业,一些人有帮助人干活的喜好,一些人有需要,这个项目把这些社会因素结合起来,成就一件好事。

聊到义工,他们说,好像统计显示美国人做义工的习惯最普遍。我说是的,不过,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分工方式、合作方式,也有不同的义工和有酬劳动的组合。尽管如此,我还是支持义工占据更高的比例。

晚餐的安排很让我感动。因为几次回答他们的问题,都说中国人最喜欢的菜是虾,腊梅今天专门买了虾,要在我走之前让我大吃一次。这本来没有什么太特殊的,美国的虾与其他食品的差价比较小,并不显得多珍贵,但是,梯奇是不吃虾的,他对虾过敏,所以他家里不做虾。问我用什么调料,我选了西红柿酱。说话间,我提到我把西红柿酱涂在面包里吃,我看到一家人愕然,梯奇说,没有人这么做。类似的问题是:“你会把醋放在水里喝吗?”我还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可是,我随后想到,小时候夏天农忙,还真流行过把醋和糖精调在凉水里喝。送这样的凉水,是专门的一个“工种”。在烈日下集体劳动的社员总是汗水涔涔,该是劳动间歇的时候,“挑凉水的”走来,大家围上来,拿瓢豪饮,无比舒畅。——什么和什么搭配,是有套路的,也是习惯。

今天下午是本州把时间调回一小时的时间。美国是“合众国”(United States),虽然“联合”了,但是在很多方面还是一个一个的“国”(state),就说夏时制,有的州弄这个,有的州并不弄,旅行的人,得自己多留心。我明天要到芝加哥,然后转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前者采用中部时间,后者采用东部时间,相差一个小时,所以我这两天要把时间调来调去。

饭后闲聊,我们说到子女的排行与家庭地位的关联。腊梅说,父母通常对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孩子会比较重视,第一个孩子成年后比较注意照顾人,比较成功,比较负责任。

我们又说到家庭学校的议题。据腊梅说,现在美国有100万孩子接受home school的教育,这些孩子在考试和入学方面比学校的平均成绩好,而且一些重要的竞赛性的考试还是这些孩子出头。我发表疑问说,这些孩子会不会不合群。腊梅说,孩子到教会参加活动,和别的孩子共处,家长成立社团让孩子有联系,孩子依法可以到学校参加体育活动,参加学校的乐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测试一个社会的替代、补充性的联系方式究竟有多少、有怎样的效果的指标。新的个人选择恰恰要依赖既有的社会组织、既有的制度框架。

他们夫妇说,安娜能够自觉阅读,大卫前些年还自己阅读,这两年完全对读课外书没有兴趣。梯奇说大卫像自己,安娜像腊梅。他们介绍美国的统计说,孩子在这个年龄失去对书报的阅读兴趣。梯奇不熟悉一个词,腊梅嘲笑他,说加州的教育就是不如威斯康星。

梯奇对腊梅的妈妈评价很高,说她记得每个人的生日,会细心准备礼物。梯奇说得很感动:“很了不起的奶奶。”在这个奶奶名下的几个家庭,因为每个月都有生日聚会或节日,所以都会全部聚在一起会餐,一般周日教会时间后家里的人也会聚在餐馆吃饭。

杰夫给住在Janesville的母亲修理门廊(Porch),回来的路上给梯奇打电话,约好8点40分一起到小弟弟大卫的餐馆喝咖啡,然后打乒乓球。腊梅愿意和我走过去。路上腊梅说,大卫和妻子闹离婚,行同水火,孩子的生日都分别过两次。主要是大卫的错,我也理解他,他现在面临着多种压力,开了餐馆生意也不是很好。我喜欢他妻子,和她很要好,这段时间也无法与她好好说话,因为她已经搬出去和自己的父母住了。等他们离婚完了,我再找机会和她说话。按照本州法律,离婚必须先分居六个月,称为“冷却期”(cooling period)。

梯奇一家和杰夫一家(杰夫的妻子丽莎也带着孩子开车过来)加我围坐在一起,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闲聊着。丽莎给了我一个一美元的纪念硬币(我搜集了一些近年发行的25美分的硬币,还是第一次看见一美元的硬币),她的女儿汉娜给我一张一美元的纸币。杰夫点了一些点心。最后一块奶酪蛋糕(cheese cake),很小的块子,杰夫把它分成三份,他自取一份,请我取一份,让他妻子取一份。前天晚餐,腊梅、安娜、梯奇和我分享同一份汤、同一道菜。这些和我们熟知的“美国人”印象是不同的,应该具有不同的文化意义和表述价值。

打乒乓球能够让人很快亲切随便起来。杰夫说小时候看见两个中国运动员打对抽的球,运动员站在



离台好远的地方，猛烈抽杀（slash），坚持好久，真神奇，于是迷上了乒乓球。他课余就和一个同学跑到他家地下室打，那段时间真让人留恋。他听说我打球不错，几次要来和我打，忙着没有来成。我明日要走，他赶在今晚拉全家来参阵。

社会总是一个生活流程与对它的表述相交织的历史过程。社会的结构形式，尤其是就已经有的表述或者人们作为常识的表述来说，是各不相同的。比较这些社会已经被表述的，会构成对社会的不同认识。这些不同认识，是来自社会之间的差别，也来自表述的差别。但是对于社会的反思，以及反思对于今后的发展的作用来说，接下来的表述选择会有不同的社会后果。对于社会的未表述的部分，因为未表述的部分而对已有表述的不同评估，是学术的知识生产在开始的时候就要求的选择。选择什么作为表述的对象，对于这个社会的原有表述也将造成不同后果的意涵。可以借用梯奇所说的例子，二战前后，日本对美国的认知与二战过程中美国显示的实际能力与日本的评估不同，结果日本要对美国进行重新表述，这种表述未尝不会反而夸张另一面。

11月4日星期日

杰恩对1945年的中国的记忆是很好的结构性资料。民族志可以从与他的记忆的对比、穿插、铺垫（背景）来叙事，他记得人力车、小脚。小脚没有了，人力车还有，虽然有些只是作为旅游项目存在，但是在城市和农村，仍然有很多人靠人力作为动力。

昨晚打乒乓球打到11点，加上打包，我可能1点才睡。早晨起来，吃了腊梅专门做的燕麦粥，加红糖吃，梯奇推荐说这种糖很好。我喝了石榴汁（megrante），腊梅还推荐我尝了一种酸红果（cranberry）。酸红果原来是印第安人在水里种植的，像小橡子的红果，酸味的。她说酸红果是感恩节一定要吃的，因为感恩节主要是源于感谢印第安人的聚会。节日总是会有应节食品的。

和梯奇说到煲汤，我说有煲一天的，下次让他们在中国喝一喝。临别时，梯奇说，如果只是专门到北京看奥运会，在大城市，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比赛哪里都能够看，重要的是要到中国的乡村，你的家乡去看一看。我对他的想法深表赞同。

腊梅开车送我去长途汽车站。出镇前，我们经过了家原来的房子，那是六个卧室的一栋房子，是由仓房（barn）改造而成的，后来她母亲把它卖了。现在房子还保留着外观，主人曾经用于开小旅馆。路上经过Milton镇，有一个私人的露天农具博物馆，也都是金属用具、小动力机，展示在草地上，占通常四家院子的地面的样子。——这要是换个地方，可就被人偷去卖废品了。车站原来就在前几天来过的Farm & Fleet的旁边，真的不像中国各地的长途汽车站那么招摇。

中国的大城市是难以救药了，还是该弄小城镇建设，不过主旨是宜人的生活空间的建设。小城镇建设得有吸引力了，大城市就有了生机。现在是大城市的发展以破坏小城镇的生态为代价，小城镇的人涌来把大城市挤满，那就成了相互破坏。

在芝加哥郊区，AT&T、Motorola等公司都占据很大的地方，AT&T占据的是一个种植着年龄不大的枫树（黄叶和红叶的）的公园。公园的一些地方保留着小的湿地和杂草丛（像芦苇沟一样），比非常整齐而单纯的草地在设计上要高明。在稍前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小水塔设计成万圣节的南瓜形状，还画有脸面和狰狞的牙齿。大巴行在任何一个高点，我看四周都是道路和载重的大车，美国还是物质丰富、人口奔忙的社会。中国的道路是跟上来了，但是，中国的卡车在外观和质量上还是普遍太差。

美国人习惯随地而坐，在芝加哥机场看见有人坐在垃圾桶旁边，这说明美国人生活在好的卫生的空间里。但是这个习惯有时候还是有问题，中国农民随地坐，是要被轻视的。昨天梯奇说，在中国进门脱鞋是好习惯，这里也应该这样，因为其实还是很脏的。脏不脏，在常规情境下是靠习惯选择的。

我昨天是从夏时制调回一个小时，现在从芝加哥到印第安纳，要调前一个小时成为东部时间。我往国内打电话，又是不同的时间。人真的在时间里跨越，跨越在成为人的日常经验。

[收稿日期] 2008-01-25

[作者简介] 高丙中（1962～），男，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